資治通鑑/卷26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六十五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六十六 後梁紀一

► 卷二百六十七

起強圉單閼，盡著雍執徐七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66卷

【後梁紀一】　起強圉單閼，盡著雍執徐七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上開平元年（丁卯，公元九零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巳，梁王休兵於貝州。

淮南節度使兼侍中、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弘農郡王楊渥既得江西，驕侈益甚，謂節度判官周隱曰：「君賣人國家，何面復相見！」遂殺之。由是將佐皆不自安。

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與副指揮使綦章將兵屯上高，師周與湖南戰，屢有功，渥忌之。師周懼，謀於綦章曰：「馬公寬厚，吾欲逃死焉，可乎？」章曰：「茲事君自圖之，吾舌可斷，不敢洩！」師周遂奔湖南，章縱其孥，使逸去。師周，揚州人也。

渥居喪，晝夜酣飲作樂，然十圍之燭以擊球，一燭費錢數萬。或單騎出遊，從者奔走道路，不知所之。左、右牙指揮使張顥、徐溫泣諫，渥怒曰：「汝謂我不才，何不殺我自為之！」二人懼。渥選壯士，號「東院馬軍」，廣署親信為將吏；所署者恃勢驕橫，陵

蔑勳舊。顥、溫潛謀作亂。渥父行密之世，有親軍數千，營於牙城之內，渥遷出於外，以其地為射場，顥、溫由是無所憚。渥之鎮宣州也，命指揮使朱思勍、范思從、陳璠將親兵三千；及嗣位，召歸廣陵。顥、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，因戍洪州，誣以謀叛，命別將陳祐往誅之。祐間道兼行，六日至洪州，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，裴大驚，祐告之故，乃召思勍等飲酒，祐數思勍等罪，執而斬之。渥聞三將死，益忌顥、溫，欲誅之。丙戌，渥晨視事，顥、溫帥牙兵二百，露刃直入庭中，渥曰：「爾思欲殺我邪？」對曰，「非敢然也，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！」因數渥所親信十餘人之罪，曳下，以鐵□擊殺之，謂之「兵諫」。諸將不與之同者，顥、溫稍以法誅之，於是軍政悉歸二人，渥不能制。

初，梁王以河北諸鎮皆服，唯幽、滄未下，故大舉伐之，欲以堅諸鎮之心，既而潞州內叛，王燒營而還，威望大沮。恐中外因此離心，欲速受禪以鎮之。丁亥，王入館於魏，有疾，臥府中，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恐王襲之，入見王曰：「今四方稱兵為王患者，皆以翼戴唐室為名，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。」王雖不許而心德之，乃亟歸。壬寅，至大梁。甲辰，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，貽矩請以臣禮見，王揖之升階，貽矩曰：「殿下功德在人，三靈改卜，皇帝方行舜、禹之事，臣安敢違！」乃北面拜舞於庭。王側身避之。貽矩還，言於帝曰：「元帥有受禪之意矣！」帝乃下詔，以二月禪位於梁，又遣宰相以書諭王；王辭。

河東兵猶屯長子，欲窺澤州。王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，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。

二月，唐大臣共奏請昭宣帝遜位。壬子，詔宰相帥百官箋詣元帥府勸進，王遣使卻之。於是朝臣、藩鎮，乃至湖南、嶺南上箋勸進者相繼。

三月，癸未，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為北路行軍都統，將兵擊幽州。

庚寅，唐昭宣帝詔薛貽矩再詣大梁諭禪位之意，又詔禮部尚書蘇循繼百官詣大梁。

鎮海、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遣其子傳鐐、傳瓘討盧佶於溫州。

甲辰，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於梁。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禮使，禮部尚書蘇循副之；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，翰林學士張策副之；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，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；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。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：「大人為唐宰相，而國家至此，不可謂之無過。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，雖保富貴，奈千載何！盍辭之！」涉大

駭曰：「汝滅吾族！」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。策，敦煌人。光逢，隱之子也。

盧龍節度使劉仁恭，驕侈貪暴，常慮幽州城不固，築館於大安山，曰：「此山四面懸絕，可以少制眾。」其棟宇壯麗，擬於帝者。選美女實其中。與方士煉丹藥，求不死。悉斂境內錢，瘞於山顛；令民間用堇泥為錢。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，自采山中草木為茶，鬻之。

仁恭有愛妾羅氏，其子守光通焉。仁恭杖守光而斥之，不以為子數。李思安引兵入其境，所過焚蕩無餘。夏，四月，己酉，直抵幽州城下。仁恭猶在大安山。城中無備，幾至不守。守光自外引兵入，登城拒守；又出兵與思安戰，思安敗退。守光遂自稱節度使，命部將李小喜、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。仁恭遣兵拒戰，為小喜所敗。虜仁恭以歸，囚於別室。仁恭將佐及左右，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。銀胡□錄都指揮使王思同帥部兵三千，山後八安巡檢使李承約帥部兵二千奔河東，守光弟守奇奔契丹，未幾，亦奔河東，河東節度使晉王克用以承約為匡霸指揮使，思同為飛騰指揮使。思同母，仁恭之女也。

庚戌，梁王始御金祥殿，受百官稱臣，下書稱教令，自稱曰寡人。辛亥，令諸箋、表、簿、籍皆去唐年號，但稱月、日。丙辰，張文蔚等至大梁。

盧佶聞錢傳鏐等將至，將水軍拒之於青澳。錢傳瓘曰：「佶之精兵盡在於此，不可與戰。」乃自安固捨舟，間道襲溫州。戊午，溫州潰，擒佶斬之。吳王鏐以都監使吳璋為溫州制置使，命傳瓘等移兵討盧約於處州。

壬戌，梁王更名晃。王兄全昱聞王將即帝位，謂王曰：「朱三，爾可作天子乎！」

甲子，張文蔚、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，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，百官從其後，至金祥殿前陳之。王被兗冕，即皇帝位。張文蔚、蘇循奉冊升殿進讀，楊涉、張策、薛貽矩、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，讀已，降，帥百官舞蹈稱賀。帝遂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。帝舉酒曰：「朕輔政未久，此皆諸公推戴之力。」文蔚等皆慚懼，俯伏不能對，獨蘇循、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。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，酒酣，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，睨帝曰：「朱三，汝本碭山一民也，從黃巢為盜，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，富貴極矣！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，自稱帝王！行當族滅，奚以博為！」帝不懌而罷。乙丑，命有司告天地、宗廟、社稷。丁卯，遣使宣諭州、鎮。戊辰，大赦，改元，國號大梁。奉唐昭宣帝為濟陰王，皆如前代故事，唐中外舊臣官爵並如故。以汴

州為開封府，命曰東都；以故東都為西都；廢故西京，以京兆府為大安府，置佑國軍於大安府，更名魏博曰天雄軍。遷濟陰王於曹州，栿之以棘，使甲士守之。

辛未，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為楚王。

以宣武掌書記、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，以備顧問，參謀議，於禁中承上旨，宣於宰相而行之。宰相非進對時有所奏請及已受旨應復請者，皆具記事因崇政院以聞，得旨則復宣於宰相。翔為人沉深，有智略，在幕府三十餘年，軍謀、民政，帝一以委之。翔盡心勤勞，晝夜不寐，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，帝性暴戾難近，人莫能測，惟翔能識其意趣。或有所不可，翔未嘗顯言，但微示持疑；帝意已悟，多為之改易。禪代之際，翔謀居多。

追尊皇高祖考、妣以來皆為帝、後，皇考誠為烈祖文穆皇帝。妣王氏為文惠皇后。

初，帝為四鎮節度使，凡倉庫之籍，置建昌院以領之；至是，以養子宣武節度副使友文為開封尹、判院事，掌凡國之金谷。友文本康氏之子也。

乙亥，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。是時，惟河東、鳳翔、淮南稱「天祐」，西川稱「天復」年號。餘皆稟梁正朔，稱臣奉貢。蜀王與弘農王移檄諸道，云欲與岐王、晉王會兵興復唐室，卒無應者。蜀王乃謀稱帝，下教諭統內吏民；又遺晉王書云：「請各帝一方，俟朱溫既平，乃訪唐宗室立之，退歸藩服。」晉王復書不許，曰：「誓於此生靡敢失節。」

唐末之誅宦官也，詔書至河東，晉王匿監軍張承業於斛律寺，斬罪人以應詔。至是，復以為監軍，待之加厚，承業亦為之竭力。

岐王治軍甚寬，待士卒簡易。有告部將苻昭反者，岐王直詣其家，悉去左右，熟寢經宿而還；由是眾心悅服。然御軍無紀律。及聞唐亡，以兵羸地蹙，不敢稱帝，但開岐王府，置百官，名其所居為宮殿，妻稱皇后，將吏上書稱箋表，鞭、扇、號令多擬帝者。

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興兵討梁，曰：「縱無成功，猶可退保杭、越，自為東帝；奈何交臂事賊，為終古之羞乎！」鏐始以隱為不遇於唐，必有怨心，及聞其言，雖不能用，心甚義之。

五月，丁丑朔，以御史大夫薛貽矩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加武順軍節度使趙王王鎔守太師，天雄節度使鄴王羅紹威守太傅，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兼侍中。

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，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。初，契丹有八部，部各有大人，相與約，推一人為王，建旗鼓以號令諸部，每三年則以次相代。咸通末，有習爾者為王，土宇始大。其後欽德為王，乘中原多故，時入盜邊。及阿保機為王，尤雄勇，五姓奚及七姓室韋、達靼咸役屬之。阿保機姓邪律氏，恃其強，不肯受代。久之，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，七部劫之於境上，求如約。阿保機不得已，傳旗鼓，且曰：「我為王九年，得漢人多，請帥種落居古漢城，與漢人守之，別自為一部。」七部許之。漢城者，故後魏滑鹽縣也。地宜五穀，有鹽池之利。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，復並為一國。又北侵室韋、女真，西取突厥故地，擊奚，滅之，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，東北諸夷皆畏服之。是歲，阿保機帥眾三十萬寇雲州，晉王與之連和，面會東城，約為兄弟，延之帳中，縱酒，握手盡歡，約以今冬共擊梁。或勸晉王：「因其來，可擒也，」王曰：「仇敵未滅而失信夷狄，自亡之道也。」阿保機留旬日乃去，晉王贈以金繒數萬。阿保機留馬三千匹，雜畜萬計以酬之。阿保機既歸而背盟，更附於梁，晉王由是而恨之。

己卯，以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魏王；鎮海、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為吳越王；加清海節度使劉隱、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兼侍中，乃以隱為大彭王。

癸未，以權知荊南留後高季昌為節度使。荊南舊統八州，乾符以來，寇亂相繼，諸州皆為鄰道所據，獨餘江陵。季昌到官，城邑殘毀，戶口雕耗。季昌安集流散，民皆復業。

乙酉，立皇兄全昱為廣王，子友文為博王，友珪為郢王，友璋為福王，友貞為均王，友雍為賀王，友徽為建王。

辛卯，以東都舊第為建昌宮，改判建昌院事為建昌宮使。

壬辰，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。

甲午，詔廢樞密院，其職事皆入於崇政院，以知院事敬翔為院使。

禮部尚書蘇循及其子起居郎楷自謂有功於梁，當不次擢用；循朝夕望為相，帝薄其為人，

敬翔及殿中監李振亦鄙之。翔言於帝曰：「蘇循，唐之鴟梟，賣國求利，不可以立於惟新之朝。」戊戌，詔循及刑部尚書張禕等十五人並勒致仕，楷斥歸田里。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。

盧約以處州降吳越。

弘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為西南面都招討使，岳州刺史陳知新為岳州團練使，廬州觀察使劉威為應援使，別將許玄應為監軍，將水軍三萬以擊楚。楚王馬殷甚懼，靜江軍使楊定真賀曰：「我軍勝矣！」殷問其故，定真曰：「夫戰懼則勝，驕則敗。今淮南兵直趨吾城，是驕而輕敵也；而王有懼色，吾是以知其必勝也。」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，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。六月，存等遇大雨，引兵還至越堤北，彥暉追之。存數戰不利，乃遺殷書詐降。彥暉使謂殷曰：「此必詐也，勿受！」存與彥暉夾水而陣，存遙呼曰：「殺降不祥，公獨不為子孫計耶！」彥暉曰：「賊入吾境而不擊，奚顧子孫！」鼓噪而進。存等走，黃璠自瀏陽引兵絕江，與彥暉合擊，大破之，執存及知新，裨將死者百餘人，士卒死者以萬數，獲戰艦八百艘。威以餘眾遁歸，彥暉遂拔岳州。殷釋存、知新之縛，慰諭之。二人皆罵曰：「丈夫以死報主，肯事賊乎！」遂斬之。許玄應，弘農王之腹心也，常預政事，張顥、徐溫因其敗，收斬之。

楚王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，不克。

康懷貞至潞州，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、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。懷貞晝夜攻之，半月不克，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，內外斷絕。晉王以蕃、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，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、馬步都虞候李存璋、先鋒指揮使史建瑭、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、橫衝指揮使李嗣源、騎將安金全救潞州。嗣弼，克修之子；嗣本，本姓張；建瑭，敬思之子；金全，代北人也。

晉兵攻澤州，帝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。

甲寅，以平盧節度使韓建守司徒、同平章事。

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，荊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，絕其糧道；彥恭敗，楚兵亦走。

劉守光既囚其父，自稱盧龍留後，遣使請命。秋，七月，甲午，以守光為盧龍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。

靜海節度使曲裕卒，丙申，以其子權知留後顥為節度使。

雷彥恭攻岳州，不克。

八月，丙午，賜河南尹張全義名宗奭。

辛亥，以吳越王鏐兼淮南節度使，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，各充本道招討制置使。

晉周德威壁於高河，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，武敗。

丁已，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為潞州行營都統，黜懷貞為行營都虞候。思安將河北兵西上，至潞州城下，更築重城，內以防奔突，外以拒援兵，謂之夾寨。調山東民饋軍糧，德威日以輕騎抄之，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，屬於夾寨。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，排牆填塹，一晝夜間數十發，梁兵疲於奔命。夾寨中出芻牧者，德威輒抄之，於是梁兵閉壁不出。

九月，雷彥恭攻涔陽、公安，高季昌擊敗之。彥恭貪殘類其父，專以焚掠為事，荊、湖間常被其患；又附於淮南。丙申，詔削彥恭官爵，命季昌與楚王殷討之。

蜀王會將佐議稱帝，皆曰：「大王雖忠於唐，唐已亡矣，此所謂『天與不取』者也。」馮涓獨獻議，請以蜀王稱制，曰：「朝興則未爽稱臣，賊在則不同為惡。」王不從，涓杜門不出。王用安撫副使、掌書記韋莊之謀，帥吏民哭三日；己亥，即皇帝位，國號大蜀。辛丑，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佶為中書令，韋莊為左散騎常侍、判中書門下事，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為內樞密使。莊，見素之孫也。蜀主雖目不知書，好與書生談論，粗曉其理。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，蜀主禮而用之，使修舉故事，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。蜀主長子校書郎宗仁幼以疾廢，立其次子秘書少監宗懿為遂王。

冬，十月，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彥暉攻朗州，雷彥恭遣使乞降於淮南，且告急。弘農王遣將泠業將水軍屯平江，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，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兵拒之。泠業進屯朗口，德勳使善游者五十人，以木枝葉覆其首，持長刀浮江而下，夜

犯其營，且舉火，業軍中驚擾。德以大軍進擊，大破之，追至鹿角鎮，擒業；又破瀏陽寨，擒李饒；掠上高、唐年而歸。斬業、饒於長沙市。

十一月，甲申，夾馬指揮使尹皓攻晉江豬嶺寨，拔之。

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，集將吏大哭曰：「不意吾家生此梟獍！吾生不如死，誓與諸君討之！」乃發兵擊守光，互有勝負。

天雄節度使鄴王紹威謂其下曰：「守光以窘急歸國，守文孤立無援，滄州可不戰服也。」乃遺守文書，諭以禍福。守文亦恐梁乘虛襲其後，戊子，遣使請降，以子延祐為質。帝拊手曰：「紹威折簡，勝十萬兵！」加守文中書令，撫納之。

初，帝在籓鎮，用法嚴，將校有戰沒者，所部兵悉斬之，謂之跋隊斬。士卒失主將者，多亡逸不敢歸。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。軍士或思鄉里逃去，關津輒執之送所屬，無不死者，其鄉里亦不敢容。由是亡者皆聚山澤為盜，大為州縣之患。壬寅，詔赦其罪，自今雖文面亦聽還鄉里。盜減什七八。

淮南右都押牙米志誠等將兵渡淮襲潁州，克其外郭。刺史張實據子城拒守。

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，以分上黨兵勢。十二月，壬戌，詔河中、陝州發兵救之。

甲子，詔發步騎五千救潁州，米志誠等引去。

丁卯，晉兵寇洺州。

淮南兵攻信州，刺史危仔倡求救於吳越。

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上開平二年（戊辰，公元九零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酉朔，蜀主登興義樓。有僧抉一目以獻，蜀主命飯僧萬人以報之。翰林學士張格曰：「小人無故自殘，赦其罪已幸矣，不宜復崇獎以敗風俗。」蜀主乃止。

丁丑，蜀以韋莊為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辛巳，蜀主祀南郊；壬午，大赦，改元武成。

晉王疽發於首，病篤。周德威等退屯亂柳。晉王命其弟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、振武節度使克寧、監軍張承業、大將李存璋、吳珙、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為嗣，曰：「此子志氣遠大，必能成吾事，爾曹善教導之！」辛卯，晉王謂存勗曰：「嗣昭厄於重圍，吾不及見矣。俟葬畢，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！」又謂克寧等曰：「以亞子累汝！」亞子，存勗小名也。言終而卒。克寧綱紀軍府，中外無敢喧嘩。克寧久總兵柄，有次立之勢，時上黨圍未解，軍中以存勗年少，多竊議者，人情恟恟。存勗懼，以位讓克寧。克寧曰：「汝冢嗣也，且有先王之命，誰敢違之！」將吏欲謁見存勗，存勗方哀哭未出。張承業入謂存勗曰：「大孝在不墜基業，多哭何為！」因扶存勗出，襲位為河東節度使、晉王。李克寧首帥諸將拜賀，王悉以軍府事季之。以李存璋為河東軍城使、馬步都虞候。先王之時，多寵借胡人及軍士，侵擾市肆，存璋既領職，執其尤暴橫者戮之，旬月間城中肅然。

吳越王鏐遣兵攻淮南甘露鎮，以救信州。

蜀中書令王宗佶，於諸假子為最長，且恃其功，專權驕恣。唐道襲已為樞密使，宗佶猶以名呼之；道襲心銜之而事之逾謹。宗佶多樹黨友，蜀主亦惡之。二月，甲辰，以宗佶為太師，罷政事。

蜀以戶部侍郎張格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格為相，多迎合主意；有勝己者，必以計排去之。

初，晉王克用多養軍中壯士為子，寵遇如真子。及晉王存勗立，諸假子皆年長握兵，心怏怏不服，或托疾不出，或見新王不拜。李克寧權位既重，人情多向之。假子李存顥陰說克寧曰：「兄終弟及，自古有之。以叔拜侄，於理安乎！天與不取，後悔無及！」克寧曰：「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，先王之業苟有所歸，吾復何求！汝勿妄言，我且斬汝！」克寧妻孟氏，素剛悍，諸假子各遣其妻入說孟氏，孟氏以為然，且慮語洩及禍，數以迫克寧。克寧性怯，朝夕惑於眾言，心不能無動；又與張承業、李存璋相失，數誚讓之；又因事擅殺都虞候李存質；又求領大同節度使，以蔚、朔、應州為巡屬。晉王皆聽之。

李存顥等為克寧謀，因晉王過其第，殺承業、存璋，奉克寧為節度使，舉河東九州附於

梁，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。太原人史敬鎔，少事晉王克用，居帳下，見親信，克寧欲知府中陰事，召敬鎔，密以謀告之。敬鎔陰許之，入告太夫人，太夫人大駭，召張承業，指晉王謂之曰：「先王把此兒臂授公等，如聞外間謀欲負之，但置吾母子有地，勿送大梁，自它不以累公。」承業惶恐曰：「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，此何言也！」晉王以克寧之謀告，且曰：「至親不可自相魚肉，吾苟避位，則亂不作矣。」承業曰：「克寧欲投大王母子於虎口，不除之豈有全理！」乃召李存璋、吳珙及假子李存敬、長直軍使朱守殷，使陰為之備。壬戌，置酒會諸將於府捨，伏甲執克寧、存顥於座。晉王流涕數之曰：「兒郎勛以軍府讓叔父，叔父不取。今事已定，奈何復為此謀，忍以吾母子遺仇讎乎！」克寧曰：「此皆讒人交構，夫復何言！」是日，殺克寧及存顥。

癸亥，鴆殺濟陰王於曹州，追謚曰唐哀皇帝。

甲子，蜀兵入歸州，執刺史張瑭。辛未，以韓建為侍中，兼建昌宮使。

李思安等攻潞州，久不下，士卒疲弊，多逃亡。晉兵猶屯余吾寨，帝疑晉王克用詐死，欲召兵還，恐晉人躡之，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，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。三月，壬申朔，帝發大梁；丁丑，次澤州。辛巳，劉知俊至。壬午，以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。

癸巳，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張文蔚卒。

帝以李思安久無功，亡將校四十餘人，士卒以萬計，更閉壁自守，遣使召詣行在。甲午，削思安官爵，勒歸本貫充役。斬監押楊敏貞。

晉李嗣昭固守逾年，城中資用將竭，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。流矢中嗣昭足，嗣昭密拔之，座中皆不覺。帝數遣使賜嗣昭詔，諭降之。嗣昭焚詔書，斬使者。

帝留澤州旬餘，欲召上黨兵還，遣使就與諸將議之。諸將以為李克用死，余吾兵且退，上黨孤城無援，請更留旬月以俟之。帝從之，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。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，斬獲甚眾，表請自留攻上黨，車駕宜還京師。帝以關中空虛，慮岐人侵同華，命知俊休兵長子旬日，退屯晉州，俟五月歸鎮。

蜀太師王宗佶既罷相，怨望，陰畜養死士，謀作亂。上表以為：「臣官預大臣，親則長

子，國家之事，休戚是同。今儲貳未定，必啟厲階。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繼承，宜早行冊禮，以臣為元帥，兼總六軍。儻以時方艱難，宗懿沖幼，臣安敢持謙不當重事！陛下既正位南面，軍旅之事宜委之臣下。臣請開元帥府，鑄六軍印，征戍征發，臣悉專行。太子視膳於晨昏，微臣握兵於環衛，萬世基業，惟陛下裁之。」蜀主怒，隱忍未發，以問唐道襲，對曰：「宗佶威望，內外懾服，足以統御諸將。」蜀主益疑之。已亥，宗佶入見，辭色悖慢。蜀主諭之，宗佶不退，蜀主不堪其忿，命衛士撲殺之。貶其黨御史中丞鄭騫為維州司戶，衛尉少卿李鋼為汶川尉，皆賜死於路。

初，晉王克用卒，周德威握重兵在外，國人皆疑之。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。夏，四月，辛丑朔，德威至晉陽，留兵城外，獨徒步而入，伏先王柩，哭極哀。退，謁嗣王，禮甚恭。眾心由是釋然。

癸卯，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楊涉罷為右僕射；以吏部侍郎于兢為中書侍郎，翰林學士承旨張策為刑部侍郎，並同平章事。兢，琮之兄子也。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，帝以為援兵不能復來，潞州必可取，丙午，自澤州南還；壬子，至大梁。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。晉王與諸將謀曰：「上黨，河東之藩蔽，無上黨，是無河東也。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，聞吾新立，以為童子未閒軍旅，必有驕怠之心。若簡精兵倍道趣之，出其不意，破之必矣。取威定霸，在此一舉，不可失也！」張承業亦勸之行。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，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。岐王衰老，兵弱財竭，竟不能應。晉王大閱士卒，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為都招討使。甲子，帥周德威等發晉陽。

淮南遣兵寇石首，襄州兵敗之於瀆港。又遣其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荊南，高季昌逆戰，敗之於馬頭。

己巳，晉王軍於黃碾，距上黨四十五里。五月，辛未朔，晉王伏兵三垂岡下，詰旦大霧，進兵直抵夾寨。梁軍無斥候，不意晉兵之至，將士尚未起，軍中驚擾。晉王命周德威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，德威攻西北隅，嗣源攻東北隅，填塹燒寨，鼓噪而入。梁兵大潰，南走，招討使符道昭馬倒，為晉人所殺。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，委棄資糧、器械山積。周德威等至城下，呼李嗣昭曰：「先王已薨，今王自來，破賊夾寨。賊已去矣，可開門！」嗣昭不信，曰：「此必為賊所得，使來誑我耳。」欲射之。左右止之，嗣昭曰：「王果來，可見乎？」王自往呼之。嗣昭見王白服，大慟幾絕，城中皆哭，遂開門。初，德威與嗣昭有隙，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：「進通忠孝，吾愛之深。今不出重圍，豈德威不忘舊怨邪！汝為吾以此意諭之。若潞圍不解，吾死不瞑目。」進通，嗣昭小名也。

晉王存勖以告德威，德威感泣，由是戰夾寨甚力；既與嗣昭相見，遂歡好如初。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。帝聞夾寨不守，大驚，既而歎曰：「生子當如李亞子，克用為不亡矣！至如吾兒，豚犬耳！」詔所在安集散兵。周德威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，刺史王班素失人心，眾不為用。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，至天井關，謂其眾曰：「澤州要害地，不可失也；雖無詔旨，當救之。」眾皆不欲，曰：「晉人勝氣方銳，且眾寡不敵。」存節曰：「見危不救，非義也；畏敵強而避之，非勇也。」遂舉策引眾而前。至澤州，城中人已縱火喧噪，欲應晉王，班閉牙城自守，存節至，乃定。晉兵尋至，緣城穿地道攻之，存節晝夜拒戰，凡旬有三日。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，德威焚攻具，退保高平。

晉王歸晉陽，休兵行賞。以周德威為振武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。命州縣舉賢才，黜貪殘，寬租賦，撫孤窮，伸冤濫，禁奸盜，境內大治。以河東地狹兵少，乃訓練士卒，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。部分已定，無得相逾越，及留絕以避險；分道並進，期會無得差晷刻。犯者必斬。故能兼山東，取河南，由士卒精整故也。

初，晉王克用平王行瑜，唐昭宗許其承制封拜。時方鎮多行墨制，王恥與之同，每除吏必表聞。至是，晉王存勖始承制製除吏。晉王德張承業，以兄事之，每至其第，升堂拜母，賜遺甚厚。

潞州圍守歷年，士民凍餒死者太半，市裡蕭條。李嗣昭勸課農桑，寬租緩刑，數年之間，軍城完復。

靜江節度使、同平章事李瓊卒，楚王殷以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。

壬申，更以許州忠武軍為匡國軍，同州匡國軍為忠武軍，陜州保義軍為鎮國軍。

乙亥，楚兵寇鄂州，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。

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、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，弘農威王心不能平，欲去之而未能。二人不自安，共謀弒王，分其地以臣於梁。戊寅，顥遣其黨紀祥等弒王於寢室，詐云暴薨。

己卯，顥集將吏於府廷，夾道及庭中堂上皆列白刃，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。顥厲聲問

曰：「嗣王已薨，軍府誰當主之？」三問，莫應，顥氣色益怒。幕僚嚴可求前密啟曰：「軍府至大，四境多虞，非公主之不可。然今日則恐太速。」顥曰：「何謂速也？」可求曰：「劉威、陶雅、李遇、李簡皆先王之等夷，公今自立，此曹肯為公下乎？不若立幼主輔之，諸將孰敢不從！」顥默然久之。可求因屏左右，急書一紙置袖中，麾同列詣使宅賀，眾莫測其所為，既至，可求跪讀之，乃太夫人史氏教也。大要言：「先王創業艱難，嗣王不幸早世，隆演次當立，諸將宜無負楊氏，善輔導之。」辭旨明切。顥氣色皆沮，以其義正，不敢奪，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、東面諸道行營都統。既罷，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，曰：「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，沖犯大敵，未嘗畏懾，今日對顥，不覺流汗，公面折之如無人。乃知瑾匹夫之勇，不及公遠矣。」因以兄事之。

顥以徐溫為浙西觀察使，鎮潤州。嚴可求說溫曰：「公捨牙兵而出外藩，顥必以弒君之罪歸公。」溫驚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可求曰：「顥剛愎而暗於事，公能見聽，請為公圖之。」時副使李承嗣參預軍府之政，可求又說承嗣曰：「顥凶威如此，今出徐於外，意不徒然，恐亦非公之利。」承嗣深然之。可求往見顥曰：「右牙欲之，非吾意也。業已行矣，奈何？」可求曰：「止之易耳。」明日，可求邀顥及承嗣俱詣溫，可求瞋目責溫曰：「古人不忘一飯之恩，況公楊氏宿將！今幼嗣初立，多事之時，乃求自安於外，可乎？」溫謝曰：「苟諸公見容，溫何敢自專！」由是不行。顥知可求陰附溫，夜，遣盜刺之，可求知不免，請為書辭府主。盜執刀臨之，可求操筆無懼色。盜能辨字，見其辭旨忠壯，曰：「公長者，吾不忍殺。」掠其財以覆命，曰：「捕之不獲。」顥怒曰：「吾欲得可求首，何用財為！」溫與可求謀誅顥，可求曰：「非鍾泰章不可。」泰章者，合肥人，時為左監門衛將軍。溫使親將彭城翟虔告之。泰章聞之喜，密結壯士三十人，夜，刺血相飲為誓。丁亥旦，直入斬顥於牙堂，並其親近。溫始暴顥弒君之罪，轘紀祥等於市。詣西宮白太夫人。太夫人恐懼，大泣曰：「吾兒沖幼，禍難如此，願保百口歸廬州，公之惠也。」溫曰：「張顥弒逆，不可不誅，夫人宜自安。」初，顥與溫謀弒威王，溫曰：「參用左、右牙兵，心必不一，不若獨用吾兵。」顥不可，溫曰：「然則獨用公兵。」顥從之。至是，窮治逆黨，皆左牙兵，也由是人以溫為實不知謀也。隆演以溫為左、右牙都指揮使，軍府事咸取決焉。以嚴可求為揚州司馬。溫性沉毅，自奉簡儉，雖不知書，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，皆中情理。先是，張顥用事，刑戮酷濫，給親兵剽奪市里。溫謂嚴可求曰：「大事已定，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，使人解衣而寢耳。」乃立法度，禁強暴，舉大綱，軍民安之。溫以軍旅委可求，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，皆稱其職，淮南謂之「嚴、駱」。

己丑，契丹王阿保機遣使隨高頎入貢，且求冊命。帝復遣司農卿渾特賜以手詔，約共滅

沙陀，乃行封冊。

壬辰，夾寨諸將詣闕待罪，皆赦之。帝賞牛存節全澤州之功，以為六軍馬步都指揮使。

雷彥恭引沅江環朗州以自守，秦彥暉頓兵月餘不戰，彥恭守備稍懈。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，內外舉火相應，城中驚亂，彥暉鼓譟壞門而入，彥恭輕舟奔廣陵。彥暉虜其弟彥雄，送於大梁。淮南以彥恭為節度副使。先是，澧州刺史向瑰與彥恭相表裡，至是亦降於楚，楚始得澧、朗二州。

蜀主遣將將兵會岐兵五萬攻雍州，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。六月，壬寅，以劉知俊為西路行營都招討使以拒之。

金吾上將軍王師範家於洛陽，朱友寧之妻泣訴於帝曰：「陛下化家為國，宗族皆蒙榮寵。妾夫獨不幸，因王師範叛逆，死於戰場。今仇讎猶在，妾誠痛之！」帝曰：「朕幾忘此賊！」已酉，遣使就洛陽族之。使者先鑿坑於第側，乃宣敕告之。師範盛陳宴具，與宗族列坐，謂使者曰：「死者人所不免，況有罪乎！予不欲使積屍長幼無序。」酒既行，命自幼及長，引於坑中戮之，死者凡二百人。

丙辰，劉知俊及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於幕谷，晉、蜀兵皆引歸。

蜀立遂王宗懿為太子。帝欲自將擊潞州，丁卯，詔會諸道兵。

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採茶賣於北客，收其征以贍軍，楚王殷從之。秋，七月，殷奏於汴、荊、襄、唐、郢、復州置回圖務，運茶於河南、北，賣之以易繒纊、戰馬而歸，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，詔許之。湖南由是富贍。

壬申，淮南將吏請於李儼，承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、東面諸道行營都統、同平章事、弘農王。

鍾泰章賞薄，泰章未嘗自言；後逾年，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。或告徐溫，以泰章怨望，請誅之，溫曰：「是吾過也。」擢為滁州刺史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